

泌園集

五



泌園集卷十六

明烏程董份著

贈侍御巽齋陳君考績序

昔秦漢置殿中侍御史典蘭臺祕書糾繩百官而漢復使衣繡持斧行天下風俗督察部刺史以下專擊斷不請以便宜從事稱直指使者明興采秦漢制分御史諸道如天下省數總核所陳奏雜聽論讞而歲按諸省比直指使事上及乘輿下至大臣諸朝政得失唯給事中御史職專得言今內外庶司皆各有所分事多拘牽上下卽尊官得自率屬耳不若給事中御史乃悉察百司而給事中直署參駁居中不治民唯御史入則領

奏論報出則問民所便苦一切興革大者驛聞小者條
布察吏而舉罷之燠如春噓威如風行意有所屬旦夕
下究其事易以及民未有若御史者予嘗以天下欲治
諸省按部誠得其人卽吏莫不精白承德民震動趨化
不須時而治達矣予所識侍御諸君數從其賢者游未
嘗不私慕其有可爲之地功業易立而巽齋陳君與予
游尤善往年予請告家居故近吳而巽齋君適按東
吳諸郡予所見吳父老皆相顧稱服歎其威名會予北
上道吳所治郡益多如父老言初諸郡綰轂湖海勢最
雄贍富者至跨州傾國積著并兼蹕財役貧易相尊擅
又多貴勢之家根株難動搖而郡大者財賦兼藩省縣

大者至比數郡官府治文書理錢穀日不遑及而又無
藩臬諸使臨轄其上民有欲告者不得直于縣至郡止
矣郡縣旣大且叢委民相懸不易求直則按部者懸絕
又可知矣是以民益困而豪者得以爲俠郡縣吏至相
連汙而胥吏又舞文巧弄彌甚動轉耻爲姦故最號難
治而巽齋君獨成威名予往往見道上策老攜弱得除
枉雪憤還產釋負人吐氣稱神明相煦鼓舞而豪家屏
息遠迹人人戒不敢犯法卽犯者無有得脫而郡縣吏
皆振惕灑濯日夜與民更始務得其平其矯虔不悛爲
大姦利而多游譽者首論去之胥吏之發罪棄業者不
可勝數予乃歎人謂御史震撼山嶽者至如巽齋君近

之矣然予與遇于吳中故事按吳者郡縣務爲尊嚴以相侈大與按諸省殊絕而君屏徒從先馳不遠人不前辟其出甚簡也省闔吏罷呼傳許人得自見見不怵恐其所居甚易也供帳不備治具不飾與客飯如儒生氣夷色和言悛悛長者宜其無所自異矣而外所建立人崇憚之如此故君前後所案治者皆必曰君於人非過此法宜爾也其所持法必曰君子情非過此事宜爾也及于至京師而縉紳大夫稱君者如予所聞於東吳今年某月君亦事畢按部事得代還京師以三載之績報於朝矣臺中諸君皆欲予言君所著績狀君立朝無何卽簡按吳郡予所親見其績如此一竊嘗以郡縣者天下

治忽之之本而吏益偷翫民益難理雖欲興化其路何繇法度一弛卽紀綱將廢此天下之隱憂大患而人不之察者故按部之使尤末世之所甚急而予因樂道君之事云君篤學苦操勅躬勵行卓然有古人之節嘗稱古之直道正色匡弼人主補救闕遺先其要者則其次以緒而舉此其志大矣則立朝未幾諸所奏劾皆務爲慷慨動引繩墨如射之相機命中而發輒報下如響其言固有當歟□□且以君之志益竭誠以輔翼上德廣從諫之美正治化之原特達受之比古君臣之遇則其績所較著又豈可勝言哉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天下治平法易弛而滋蠹人見謂無事咸相與習之苟順其然其究也如土漬隄隤而不可止憤發而更張之羣號而怨集如撲蠱反嚙并及其身謂之發難首禍當其始也受譴于上則朝有矜之者矣見黜于朝則士有原之者矣夫不得于位而其志猶有以自明彼所以茹荼而甘也及其既久下者利于容垢高者趨于宜時借文以自營因義以解免緣轍走圜與世無害則賢矣一切務因循以爲長厚善顧忌以爲練達曰是道當然耳慷慨奮激者不以爲揚已則以爲好訐受譴黜于前者隨而議其後雖賢者亦以爲過是爲國增是矣且其屈抑于外而是非之論無以酬其中非有特立不回者其

氣日銷月鑠顧何所不至哉予嘗覽古昔究時變而竊
數歎之乃今與雲石江子之事而重有感焉始江子爲
光祿少卿會財用稍乏眾欲以請江子乃獨曰夫塞滿
者裊孔薙圃者翦蔓今光祿之緣侵漁爲姦利者不可
勝數而欲其無乏不可得也今不釐其本而請益是以
膏沃燃釜也且不先繩其下而瀆上聞不可乃條事當
否悉裁以法歲省以數千計發其屬之尤無良通宦豎
爲姦甚者案其賊罪又數千計蓋光祿一時稱政清焉
其屬妄連同事冀以自脫疏奏 上震怒并逮詔獄江
子亦在逮中考當其實乃置屬重論而江子亦薄謫長
沙初光祿之有宦豎提督非 祖制也至是 上悟命

俱論宦豎而罷提督不設歲所省又不啻萬計政乃一
歸光祿卿貳而靡牽制矣江子雖謫而其事有益于
國章章大者如此是其去就甚偉也 上雖薄謫之而
改革其政著在令甲傳于百世是其聽言甚速也在江
子亦不爲不得矣而世知者惜其去不知者議其去非
過論者與予觀古之君子獎伉直之士慕奮不顧身之
義非必人皆得也然而其論定矣古之仕者畢忠效直
志不旋踵非必事皆當也然而其氣振矣故世不患法
之易弛而患士氣之不振不患士氣之不振而患士論
之不明士論不明而習俗遂成矣予故感而著之使關
世道者采焉不獨爲江子而已也江子宏才博識銳意

當世之故喜經略知大體嘗爲職方列天下阨塞形便
繫以備禦得失驗其行事較然具載其書至今有述焉
當強虜犯境鸞將擁兵人咸謂不測江子獨身任之所
以折衝于外而維匡于內坐弭大變者皆悉中其機蓋
親嘗險艱者屢矣其爲人篤于知舊與人交調護之常
謹兢兢修勅如不遑其雅素甚敦厚也至其遇事不避
若自喜者蓋其所爲者大云江子行矣且將復召予聞
孔子所稱斷金言其性不可易也詩人所歌匪石言其
心不可轉也夫叢輕移銖積而衡失其勢所趨也單統
縻幹久而疑鋸其漸所致也江子召具大用其思孔子
詩人之義無爲積久所移予之所重感於世者且大快

于君也其又何言因以此爲別

贈太僕介卿確菴曾公序

昔孔子嘗思見君子而當時及門之士七十子之徒皆以學識才辨號稱賢者顧無以謝其思豈其時顏淵旣往而所謂君子必道德醇粹如淵者而後足以當之與蓋淵嘗欲爲邦孔子以四代帝王之制授之而後世言可爲王者之佐必以淵爲首豈用世者必君子而後能之與至漢而道分裂德益衰欲見君子尤難而董仲舒黃叔度則自漢而稱爲王佐之才顏淵之亞而舉世以爲不可及者也乃吾于今而見確菴公焉確菴公明經篤學孳孳聖人之道務身體其德力追古昔而勇蹈之

非法不言非義不履如引繩設矩不失尺寸而其處人
和持已虛內無藩籬外無轍迹窺之不得其間浩乎無
涯故皆以叔度再生仲舒復出信乎大雅金玉君子者
已而或言仲舒叔度隱而未仕仕而未竟皆未有所建
樹而確菴公方將致身當塗流澤海內擬之恐非其倫
嗟乎士乘時則爲龍蛇否則爲蠖屈二子之事固有可
言者當漢武之世上好文法則張湯趙禹以刑名進上
好武功則衛青霍去病以征伐進上好興利則桑弘羊
孔僅以計算進上好從臾則公孫弘以曲學進上好夸
大則司馬相如兒寬以封禪進此皆世所謂達人傑士
身寵名尊爲世希豔而仲舒獨下帷發憤潛心大業貴

仁義賤功利羞五百鄢三臣方勸上以宣治化後刑罰
此豈苟阿世取名而已者哉及漢統將絕政由宦豎魁
柄內移以陳蕃李膺之流球正于上而弗能弭其敗以
范滂張儉數十百輩譏切于下而弗能挽其頽國事日
非身且不免而叔度游于其間不澄不淆不夷不惠無
累于世獨全其天此豈人所易測識者哉如二子者所
謂不遇其時者也始吾見確菴公于郎署間矣是時人
方怵勢權喜乾沒而營署當興作功罪反掌財貨攸聚
則勢權易震乾沒易行人之怵喜尤甚焉而確菴公方
秉石畫之節茹荼苦之操嚼然不受塵壒獨持潔清視
熏轅恬如也卽其志雖如二子終弗用不顧矣獨賴

今天子睿聖察俊彥究名實自外藩召公列九卿膺委
任其超異乃如此故不遇則爲二子遇則爲公而其道
有獨深德有獨至卓然爲君子而稱王佐者固有在也
吾嘗觀舜舉元愷在唐虞爲名相至今莫敢望之而每
考典籍則謀謨未有聞功業無所指此其專以道德默
贊聖主渾乎無可見者其亦深遠矣斯固王佐之準也
確菴公參知浙藩未及朞而部治頌其政諸屬服其教
道德之移風速而感人切往往若是他日以佐主上
其所建樹可勝道哉郡倅王子孫子諸屬之尤感公者
也因徵吾言而致願焉

贈地官樵野崔君自廣德量遷序

余嘗讀史見漢所稱吏治惟曰惴惴竊疑焉夫治民之道亦多矣將其術之不足而專務樸茂者耶抑矯虔者之不可信而誠壹之足任耶然史言漢興破觚斲雕而宣帝尤號綜核宜吏之不可欺也而王成詔書所最褒寵以爲異等者而黃霸治功尤爲漢家第一然成以虛僞增加霸欲上計長吏爲夸詐向非敝言則鸛雀之祚又上矣成不足道獨惜霸之賢爲此而當武皇時仲舒之醇儒汲黯之直節皆斥在郡國遂見棄遺則是惴惴者未必知任用者未必實吾見吏之難爲也豈時至末世如裘貴表如褐貴華反而蒙之者見譏襲而文之者加美卽質有內非少加外飾不足見稱而習俗旣成風

聲所嚮賢者亦自不免如是則士之專務其實者又將何所賴哉然古之君子在下位不閔人不知不愠無所賴而爲善者是遵何義哉嗟乎此則進于道矣匪直愠悞而已也子友樵野崔子嶺海才士博洽典籍而好深湛喜含蓄退若無能者其辨是非別當否皦如白黑而及居眾中悛悛不出口志修飭凜然自持而恥名章惡衒鬻歷官政績卓軼而收斂藏匿不示人以所長若崔子者眞所謂悃悞者耶蓋崔子不求人知人亦無由知之者始爲戶部嘗使楚督逋諸督逋使者日夜簿責務課盈以進而崔子獨緩徵科罷鞭撻當事者旣以不及數譙讓之矣而崔子性簡公事辦則屏騶御輟從吏雖

藩臬不與多接諸公皆以崔子倨及待郡縣尤秉禮執法一切交際謝不受卽供億亦輒辭去之郡縣以爲見絕尤恨會其所遣官註誤乃遂萋菲坐崔子竟謫崔子不自明也崔子筮仕十四年謫遷又踰數年凡三轉而授廣德廣德地僻初號饒富民亦頗淳已而稍稍凋敝多訟爭最稱難治夫俗敝則益爭訟興則愈敝二者相循而崔以靜治爭以儉治敝始而漸定繼而相安而崔子不自言也又再踰年乃轉寧郡識者自其進取之迹可想見其爲人而崔子不以爲滯也異日者苞苴方馳請託咸驚攀援者必獲結納者並登以是人皆爲利厚而崔子寡營鮮欲意泊如也及今則庸瑣者回轅奮厲